

■ 安庆影像

鸡山新四军痛击“十一游”

吴志贵

2022年9月16日，望江县新四军研究会部分会员对新四军当年在望江县长岭镇鸡山一带大战国民党顽军的有关遗址进行了寻访。寻访活动得到了鸡山老村干、年近八旬的李时学同志的热忱介绍和引导。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1年初，新四军因皖南事变受到重创后，党中央重建新四军，皖江地区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七师。七师挺进团团长林维先在奉令西进大别山过程中，看到了泊湖浩渺无际的独特优势，决定并获准在当年7月至9月率挺进团2个营分四批挺进以泊湖为中心的太宿望湖区，开辟沿江两岸抗日游击根据地。

于是，一个东起望江杨湾，西至

宿松矮脚峦，北临太湖，南滨长江的太宿望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林维先团长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毕竟时处共同抗战时期，林维先注重工作策略，还能时而与湖区周边国民党正规军联手对付日本长江舰队的进犯。也能稳住以梁金奎为团长的泊湖警察部队。倒是驻守望江的国民党十一游击纵队则视林维先为“眼中钉”，不断封锁湖区抗日根据地，妄想赶走新四军队伍，这对太宿望湖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构成了实质性威胁。于是林维先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十一游击纵队。

据老村干李时学介绍，林维先事先获得了详细敌情，知晓国民党十一游击纵队1个连和1个支队（支队长某某）分别驻扎在望江县泊湖

边鸡山北麓李家老屋和李家新屋，而且在鸡山周边大肆修筑碉堡战壕等工事。其中在鸡山上就筑有3个碉堡和两道战壕（前为“障碍壕”，后为“交通壕”），团山包筑有1个碉堡，石灰山凉亭口（望江县与太湖县交界处且系古交通要道）两侧各修筑1个碉堡。

林维先决定将战役指挥所设在与鸡山隔冲相望海拔更高些的石灰山上。1941年11月，林维先率领一营与其他部队，由泊湖对岸宿松县许岭乘船来到预定地点，亲自上阵指挥攻打十一游击纵队。

13日凌晨1时，新四军部队正式由东向西发起猛烈进攻。战斗打响后，十一游击纵队刚将一挺重机枪架到一个小山岗上，新四军一营营长

陈扬荣作战十分勇猛，带领部队身先士卒冲了上去，由于天尚未亮，顽军分不清敌我，等一营冲上去夺了机枪才幡然醒悟，只好弃枪而逃。战斗从凌晨1时激战到清晨5时，新四军挺进团一营和独立大队摧毁敌顽碉堡6座，歼敌10余人，并缴获一挺重机枪。因夜间战斗，营长陈扬荣不幸在李家老屋西边小茅塘被枪弹击中腰部，来不及撤离而落入敌手，十一游击纵队先将他抬到李家老屋，后又抬到设在李家新屋祠堂的支队部审讯。因失血过多，英雄陈扬荣光荣牺牲，当地群众将其遗体抬到鸡山南麓瓢皮包东边30米的地方掩埋，共有6名烈士葬在一起。

时代礼敬英烈，人民不会忘记英烈！

我和刘伟平相识在2017年10月，记不得具体时日。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安庆市美术馆二楼展厅，我陪外埠来的一位朋友，观看我与我的先生的“诗意金秋”书画展。她有些腼腆地走到我身边，说喜欢我的画，我们聊了起来。她时尚又温柔，我便喜欢上了她，知道了她热爱绘画，是本地绿地实验学校的美术老师。后来我们有了很多交集，有过多次长谈，对她的了解也就更多了。

伟平是我们安徽宿松人，和我的故乡太湖县接壤，是我真正的乡邻。她1994年毕业于安庆师范大学美术系，现为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庆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庆市美协油画艺委会委员，西班牙华人艺术家协会会员。她出自书香之家，受父母熏陶，自幼研习绘画、书法，涉及油画、国画、版画、书法等多种艺术领域，主攻油画风景。她的油画、版画作品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欧洲现代艺术博物馆、巴塞罗那艺术学院、法国巴黎弗朗西斯巴赫利耶画廊、上海虹桥艺术馆、深圳中国版画博物馆、安徽省文联美术馆、安庆美术馆等地多次展出。昨天，她告诉我，她的一幅油画，正在巴黎“右岸之夜”艺术联展展出。

为了她的油画理想，她克服着经济和语言等诸多困难，三次到油画的故乡欧洲，参观艺术馆，观摩学习。她一个弱女子，背着沉重的油画绘画工具，不停地采风，停下来就支起画架写生。为了她心爱的油画之梦，她愿把所有苦都踩在脚下。

今年初夏，我和几位朋友去她的工作室，看了她很多作品。都是她近些年创作的油画。她的油画，就题材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类，风景、人物和花卉。基本都是对景写生作品。油画是西方的画种，它使用的材质和工具与我们中国画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中国画讲笔墨，讲气韵，讲留白，讲笔不到气到。使用的工具是毛笔和宣纸。油画用的是油彩、排笔，画布和刮刀。以明暗来刻画物体的形象，讲的是素描功底，中国画的基本功则是笔墨。任何艺术都在随着时代在前行，都在变化，甚至可能变得面目

■ 艺坛人物

我看刘伟平的画

石楠



秋艳(油画写生) 刘伟平

全非，油画艺术也在不停地变化，有些画家的作品我也读不懂。

我仔细地读了伟平的油画，她的作品中含有东方艺术的元素，弥漫着东方的诗意，特别是她的色彩，浸润着东方女性特有的细腻、温暖和柔美。我喜欢她的画，她的画就是她自己。比如《白玫瑰之语》，她画的是一捧插在淡青色瓷质花瓶里的洁白色玫瑰花。虽然是静物写生，却让我感觉到它很生动，在散发芳香。而白色是很难表现花的形态、层次和物体生动的形象的。中国画可用线条来勾勒花冠的形态之美，可油画就只能用颜料的厚薄来表现明暗、塑造形象了。她却塑造得很好，突显出女性画家特有的细腻和诗意。

又如《生命之舞——秋艳》，她画的是一丛鸡冠花，在秋风秋阳的爱抚下，自由生动地晃动花枝，蹁跹起舞。那火样色彩，照亮了观者，让人眼前为之一亮。因为她攻习过中国画，她在这幅画中，没有用工笔那样

细腻的笔触来表现鸡冠花的形象，而用了中国画大写意的表现方法，饱蘸大红油彩，大笔挥洒，群花便在她的画笔下舞动起来，画面顿时活了。她成功地使用了西画的材质，中国画的表现手法，让中西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近些年，她不停地外出写生，走了很多地方，足迹遍至国内外。她非常勤奋，走到哪画到哪，画了很多对景写生的风景画。比如：《惠安海景》《崂山风情》《爱琴海风情》《我心中的国，我心中的海》……这些以描绘海景为主要对象的作品，她也运用了中国画大写意的手法，表现出海浪多姿多彩的个性。又如《大美潜山》油画写生系列中的之一、之三，潜河清亮透明的水波，岸边的苇草，她都运用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画面非常生动自然，物象更有个性。

她的风景画《桃花源里人家》系列，《太湖公园忆往昔》《鼓浪屿百年老别墅》等等作品，无不渗浸了中国

画和书法的修养功夫。在这些作品中，她用色大胆。《阳光下的日光岩》山顶岩石那明亮的黄色，竖立在墨绿和深绿之中，衬托出岩下那些橙红色的屋顶，更加明亮，强烈的色彩，给我一种特别美的震撼。菱湖公园大门前那两棵被秋风吹红的树，格外的美。那赭红的树冠，像竖立的两柄火炬，气势磅礴。这组画，一改她女性的柔美，展现出她另一种风格——阔大之风，与她在《冬日涪濛》中的细腻、淡雅、温婉的色调有天壤之别。

我特别喜爱她近期创作的两幅大型布面油画：“宜城系列之一”的《盛世华章——古城戏韵》（2米×1米8）和“宜城系列之二”《盛世华章——今夕何夕》（2米×1米8）。她怀着对生活工作城市真挚的爱，以安庆古城老街为背景，融入了振风塔、黄梅戏、胡玉美、麦陇香等诸多元素，塑造了众多人物的群像。我以为，她已从单纯的对景写生迈向了创作，且显示出不凡的创作实力。

我不是艺术理论家，没有研究过艺术理论，没有艺术理论方面的修养，我看画，凭的是看画时的感觉。对刘伟平的油画，我也只是说说我读她作品的一点感想，一个观者的直觉。我以为，不管是拿画笔作画的艺术家，还是使用键盘写文章的作家，都是在写他们自己，都是他们心声的表达。我说我喜欢她的某些作品，只能是我的一己之见。我尊重她的艺术感言：“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世界之大，大自然之美，愿有生之年行走写生，用色彩、笔触表述记录在路上及对大自然美景的热爱，探求景与观者的一种‘天人合一’的东西方融合性，让生命在我的艺术作品中延续，白发苍苍时回味。”

